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六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六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水滸

第二十八回

武松威鎮安平寨

施恩義奪快活林

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：『不是小人心歹，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，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番，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，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，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？』武松道：『最是兄長好心，顧盼小弟。只是一件：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，這兩個公人，於我分上，只是小心，一路上服侍我來。我若害了他，天理也不容我。你若敬愛我時，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，不可害他。』張青道：『都頭既然如此仗義，小人便救醒了。』

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。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，張青扯住耳朵，灌將下去。沒半個時辰，兩個公人，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，看了武松說道：『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？這家恁麼好酒！我們又吃不多，便恁地醉了！記着他家，回來再問他買吃。』武松笑將起來，張青、孫二娘也

笑，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。那兩個火家，自去宰殺雞鵝，煮得熟了，整頓杯盤端正。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，放了桌凳坐頭。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。

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，張青、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孫二娘坐在橫頭。兩個漢子輪番斟酒，來往搬擺盤饌。張青勸武松飲酒。至晚，取出那兩口戒刀來，叫武松看了。果是鑲鐵打的，非一日之功。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，卻是殺人放火的事。武松又說：『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仗義疎財，如此豪傑，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。』兩個公人聽得，驚得呆了，只是下拜。武松道：『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，終不成有害你之心？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，你休要吃驚，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。你只顧吃酒，明日到孟州時，自有相謝。』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。次日，武松要行，張青那裏肯放，一連留住，管待了三日。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厚意。論年齒，張青卻長武松五年，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。武松再辭了要行，張青又置酒送路，取出行李包裹，纏袋交還了；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，把二三兩零碎銀子，齎發兩個公人。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，再帶上行枷，依舊貼了封皮。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，武松作別了，自和公人投孟州來。詩曰：

結義情如兄弟親，

勸言落草尙逡巡。

須知憤殺姦淫者，

不作違條犯法人。

未及晌午，早來到城裏。直至州衙，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，與兩個公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隨即卻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。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，看見一座牌額，上書三個大字，寫着道：『安平寨。』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，公人自去下文書，討了收管，不必得說。

武松自到單身房裏，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，說道：『好漢，你新到這裏，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，并使用的銀兩，取在手頭，少刻差撥到來，便可送與他。若吃殺威棒時，也打得輕。若沒人情送與他時，端的狠狠！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報你知道。豈不聞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」？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』武松道：『感謝你們衆位指教。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。若是他好問我討時，便送些與他；若是硬問我要時，一文也沒。』衆囚徒道：『好漢，休說這話，古人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在人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』只是小心便好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道：『差撥官人來了。』衆人都自散了。

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單身房裏，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，問道：「那個是新到囚徒？」武松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差撥道：「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，直須要我開口說。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，陽穀縣做都頭，只道你曉事，如何這等不達時務！你敢來我這裏，貓兒也不吃你打了！」武松道：「你到來發話，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，半文也沒。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，金銀有些，留了自買酒吃，看你怎地奈何我！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！」那差撥大怒去了。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：「好漢，你和他強了，少間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」武松道：「不怕！隨他怎麼奈何我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！」

正在那裏說言未了，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，叫喚新到囚人武松，武松應道：「老爺在這裏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喝做甚麼！」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，帶到點視廳前，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。五六個軍漢，押武松在當面，管營喝叫除了行枷，說道：「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：但凡初到配軍，須打一百殺威棒。那兇挖的，背將起來。」武松道：「都不要你衆人鬧動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兇挖。我若是躲閃一棒的，不是好漢。從先打過的都不算，從新再打起。我若叫一聲，也不是好男子！」兩邊看的人都笑道：「這癡漢弄死，且看他如何熬！」武松又道：「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兒，打我不快活。」兩下衆人

都笑起來。那軍漢拿起棍來，卻待下手，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，白淨面皮，三柳髭鬚；額頭上縛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，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。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，略說了幾句話。只見管營道：『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，曾害甚病來？』武松道：『我於路不會害，酒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飯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』管營道：『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，我看他面皮纔好，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。』兩邊行杖的軍漢，低低對武松道：『你快說病。這是相公將就你，你快只推會害便了。』武松道：『不會害，不會害，打了倒乾淨！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，寄下倒是鈎腸債，幾時得了！』兩邊看的人都笑。管營也笑道：『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，不會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聽他，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。』

三四個軍人，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。衆囚徒都來問道：『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？』武松道：『並不會有。』衆囚徒道：『若沒時，寄下這頓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間必然來結果你！』武松道：『他还是怎地來結果我？』衆囚徒道：『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，和一些臭鰲魚來，與你吃了，趁飽帶你去土牢裏去，把索子細翻着，一牀乾藁薦把你捲了，塞住了你七竅，顛倒豎在壁邊，不消半個更次，便結果』

了你性命。——這個喚做「盆吊」。武松道：「再有怎地安排我？」衆人道：「再有一樣，也是把你來細了，卻把一個布袋，盛一袋黃沙，將來壓在你身上；也不消一個更次，便是死的。」——這個喚「土布袋」。武松又問道：「還有甚麼法度害我？」衆人道：「只是這兩件怕人些，其餘的也不打緊。」

衆人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軍人托著一個盒子入來，問道：「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？」武松答道：「我便是。甚麼話說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。」武松來看時，一大鑊酒，一盤肉，一盤子麵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尋思道：「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，卻來對付我……我且落得吃了，卻又理會。」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，把肉和麵都吃盡了。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。

武松坐在房裏尋思，自己冷笑道：「看他怎地來對付我！看看天色晚來，只見頭先那個人，又頂一個盒子入來，武松問道：『你又來怎地？』」那人道：「叫送晚飯在這裏。」擺下幾盤菜蔬，又是一大鑊酒，一大盤煎肉，一碗魚羹，一大碗飯。武松見了，暗暗自付道：「吃了這頓飯食，必然來結果我……且由他，便死也做個飽鬼。落得吃了，卻再計較。」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

不多時，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兩個來：一個提着浴桶，一個提一個大桶湯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「請都

頭洗浴。」武松想道：「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……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」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，武松跳在浴桶裏面，洗了一回，隨即送過浴裙手中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個自把殘湯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個便把藤簾、紗帳，將來掛起；鋪了藤簾，放個涼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

武松把門關上，拴了，自在裏面思想道：「這個是甚麼意思？隨他便了！且看如何。」放倒頭，便自睡了，一夜無事。

天明起來，纔開得房門，只見夜來那個人，提着桶洗面湯進來，教武松洗了面；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帶個篋頭待詔來，替武松篋了頭，綰個髻子，裹了巾幘。又是一個人，將個盒子入來，取出菜蔬下飯，一大碗肉湯，一大碗飯。武松想道：「由你走道兒，我且落得吃了。」武松吃能飯，便是一盞茶。卻纔茶罷，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：「這裏不好安歇，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，搬茶搬飯卻便當。」武松道：「這番來了……我且跟他去看如何……」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，一個引着武松，離了單身房裏，來到前面一個去處。推開房門來，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，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來到房裏看了，存想道：「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，卻如何來到這般去處？比單身房好生齊整！」

雞鳴狗盜君休笑，

曾向函關出孟嘗。

今日配軍爲上客，

孟州贏得姓名揚。

武松坐到日中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子入來，手裏提着一注子酒。將到房中，打開看時，擺下四般菓子，一隻熟雞，又有許多蒸捲兒。那人便把熟雞來撕了，將注子裏好酒篩下，請都頭吃。武松心裏忖道：『畢竟是何如……』到晚又是許多下飯，又請武松洗浴了，乘涼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『衆囚徒也是這般說，我也這般想，卻是怎地這般請我……』

到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。武松那日早飯罷，行出寨裏來閒走，只見一般的囚徒，都在那裏擔水的，劈柴的，做雜工的，卻在晴日頭裏晒着。正是五六月炎天，那裏去躲這熱。武松卻背叉着手，問道：『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？』衆囚徒都笑起來，回說道：『好漢，你自不知，我們撥在這裏做工時，便是人間天上了！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？還別有那没人情的，將去鎖在大牢裏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大鐵鏈鎖着，也要過哩！』

武松聽罷，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，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，有個關眼，是縛竿脚的，好塊大石。武松

就石上坐了一會，便回房裏來，坐地了自存想，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。

話休絮煩。武松自到那房裏，住了數日，每日好酒好食，搬來請武松吃，並不見害他的意。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。當日晌午，那人又搬將酒食來，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問那人道：「你是誰家伴當？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，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己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且問你：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？怎地？」那人道：「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，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如何省得？小管營吩咐道，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卻說話。」武松道：「卻又作怪！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，卻來結果我。」——這個烏悶葫蘆，教我如何猜得破？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穩？你只說與我：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？在那裏會和我相會？我便吃他的酒食。」那個人道：「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，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，那人便是小管營。」武松道：「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待吃殺威棒時，敢是他說，救了我，是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，因此不打都頭。」武松道：「卻又曉

蹊！我自是清河縣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來素不相識，如何這般看覷我，必有個緣故。我且問你：那小管營姓甚名誰？」那人道：「姓施，名恩，使得好拳棒，人都叫他做「金眼彪」施恩。」武松聽了道：「想他必是個好男子，你且去請他出來，和我相見了，這酒食便可吃你的；你若不請他出來，和我廝見時，我半點兒也不吃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管營吩咐小人道：休要說知備細，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。」武松道：「休要胡說！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，和我相會了便罷。」那人害怕，那裏肯去。武松焦躁起來，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。

多時，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「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，自來未曾拜識尊顏；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當；又沒半點兒差道，正是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」施恩答道：「小人久聞兄長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恨雲程阻隔，不能勾相見。今日幸得兄長到此，正要拜識威顏；只恨無物款待，因此懷羞，不敢相見。」武松問道：「卻纔聽得伴當所說，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，卻有話說。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？」施恩道：「村僕不省得事，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，卻如何造次說得？」武松道：「管營恁地時，卻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癡破肚皮悶了，怎地

過得？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？』施恩道：『既是村僕說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訴：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長便行得；只是兄長遠路到此，氣力有虧，未經完足；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，待兄長氣力完足，那時卻對兄長說知備細。』武松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『管營聽稟：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瘡疾，景陽岡上，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，也只三拳兩腳，便自打死了，何況今日！』施恩道：『而今且未可說。』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，待貴體完完備備，那時方敢告訴。』武松道：『只是道我沒氣力了。既是如此說時，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，約有多少斤重？』施恩道：『恐怕有四五百斤重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且和你去看一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。』施恩道：『請吃罷酒了同去。』武松道：『且去了回來吃未遲。』

兩個來到天王堂前，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，大笑道：『小人真個嬌惰了，那裏拔得動。』施恩道：『三五百斤石頭，如何輕視得他！』武松笑道：『小管營，也信真個拿不起？你衆人且躬開，看武松拿一拿。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，拴在腰裏，把那個石墩只一抱，輕輕地抱將起來；雙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。衆囚徒見了，盡皆駭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，提將起來，望空只一擲，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；武松雙手只一接，接來輕輕地放在

原舊安處，回過身來，看着施恩并衆囚徒，武松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，口裏不喘。施恩近前抱住武松，便拜道：「兄長非凡人也！真天神！」衆囚徒一齊都拜道：「真神人也！」詩曰：

神力驚人心膽寒，

皆因義勇氣彌漫。

掀天揭地英雄手，

拔石應宜似弄丸。

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。武松道：「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，有甚事使令我去？」施恩道：「且請少坐，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，卻得相煩告訴。」武松道：「你要教人幹事，不要這等兒女像，顛倒恁地，不是幹事的人了。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，武松也替你去幹！若是有些諂佞的，非爲人也！」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，纔說出這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，重施這打虎的威風。正是：雙拳起處，雲雷吼；飛脚來時，風雨驚。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施恩重霸孟州道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：「兄長請坐，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。」武松道：「小管營，不要文文謨謨，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。」施恩道：「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第一個諱名，叫做「金眼彪」。小弟此間東門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喚做快活林；但是山東，河北客商們，都來那裏做買賣；有百十處大客店，三二十處賭坊兌坊。往常時，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，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拼命囚徒，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，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。但有過路妓女之人，到那裏來時，先要來參見小弟，然後許他去趁食。那許多去處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閒錢；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，如此賺錢。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，帶一個人到此。那廝姓蔣名忠，有九尺來長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「蔣門神」。那廝不特長大，原來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鎗棒，拽拳飛腳，相撲爲最。自誇大言道：「三年上秦嶽爭交，不曾有對；普天之下，沒我一般的了！」因此，來奪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讓他吃，那廝一頓拳腳打了，兩個月起不得牀。前日兄長來時，兀自包着頭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瘡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，他卻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，若是鬪將起來，和營中先自折理，有這一點無窮之恨，不能報得。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

怨氣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長遠路辛苦，氣未完，力未足；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，等貴體氣完力足，方請商議。不期村僕脫口，失言說了，小弟當以實告。」

武松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問道：「那「蔣門神」還是幾顆頭，幾條臂膊？」施恩道：「也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如何有多？」武松笑道：「我只道他三頭六臂，有那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；原來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！既然沒那吒的模樣，卻如何怕他？」施恩道：「只是小弟力薄藝疎，便敵他不過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卻不是說嘴，憑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，不明道德的人。既是恁地說了，如今卻在這裏做甚麼？有酒時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，拳頭重時打死了，我自償命。」施恩道：「兄長少坐。待家尊出來相見了，當行卽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時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廝不在家時，卻再理會。空自去「打草驚蛇」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卻是不好。」武松焦躁道：「小管營，你可知着他打了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！去便去，等甚麼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準備！」

正在那裏勸不住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，叫道：「義士，老漢聽你多時也。今日幸得相見，義